



总觉得你还活着

(报告文学)

□郭红艳

总觉得你还活着。隆子县的藏族牧民，还在为你竖大拇指：“亚咕哪!”二十五年了，你已经走了二十五年。可这心底的痛啊，依然在。这心底对你的爱啊，更炽热。

永远记得那个日子，一九九九年九月二日。那天上午，你躺在海拔五千多米的雪峰达拉山崎岖公路旁的荒野里，身体血肉模糊，大腿处汩汩地往外冒着鲜血，可你惨白的脸上，却含着笑。眼角两旁深深的皱纹，像朵绽开的金菊花。

你走了。在三十四岁的盛年。因公殉职。

隆子河一路呜咽着，向隆子河流域所有的牧民哭诉：毛主席家乡派来的好干部何文英，在去拉萨汇报农牧项目的返途中，翻越高山时遭遇泥石流翻车了!他坐的吉普车撞向了山壁，他被抛出了车外，他，牺牲了……

何文英被抛出车外老远，大腿股动脉被车窗玻璃划破。他，永远地走了。当一大群援藏队员火急火燎跑到医院去看他时，他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他蜡黄的脸，疲惫的身躯，永远成了定格。

那年，为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对口支援西藏的号召，在常德市水利水电局工作的何文英，主动报名到西藏工作。那时，他家里有多病的妻子，女儿刚两岁。为了让妻子平日常有个依靠，他把乡下七十多岁的父母接到了城里同住。

在他的心里，国事和家事比，还是国事更重。

何文英被组织分配到隆子县，任县农发办副主任。刚到西藏时，高原反应严重。第一天落地，就头疼欲裂，不能自如行动，只能躺在床上吸氧，晚上完全没办法入睡。到了第三天，嘴唇开始发乌，胸口像塞了一大团棉花，特别难受。实在坚持不住了，只得去看医生，县里一看情况不对，赶紧转院到山南地区人民医院，急诊结果一出来，把大家都吓坏了——急性肺水肿。管床医生说：“再迟来半天，就没救了。”

探望他的队友轻拍他的肩：“兄弟，可要敬畏大自然，对高原气候时刻莫大意。这回算是万幸，挽回了一条命。”

在病床上躺着的第三天，当得知国家、西藏自治区农发办要来隆子县验收农业开发工作，他“腾”地坐了起来，说啥再也不肯在医院再住下去。那可是他的新岗位啊。他说：“我已县农发办的人了，这副担子，关键时候可不能撂下。”

上面来人，主要是验收开工的农牧业工程。也就是说，何文英还没有到任的上一一年，该批工程已开始，但目前还没竣工。何文英赶紧提前出院，与分管农业的副县长一起下乡，实地督促工程进度。

隆子河流域是县里的农业综合开发区，东西长一百多公里，南北宽近三十公里。流域内农牧业人口多。隆子河流域的

农业开发工作，对隆子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一时间，何文英觉得肩头的这副担子，沉甸甸的。这里也是隆子县粮油作物主产区，但常年缺水严重、自然灾害频繁。何文英的心情更加沉重了。要知道，农牧民一年的辛苦劳作，就在农作物收入这一个指望上。

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这个毕业于湖南省水利电力学校的水电工程师，决心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为隆子县农牧民造福。修渠。多修渠。先解决缺水的难题。

隆子县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全县平均海拔四千多米，冻土层深达半米，周边群山终年积雪，年平均气温只有五摄氏 度。何文英并不畏惧这些，常常独自揣着方便面，背着氧气袋，上雪山入谷地搞勘测，回到住处就赶紧绘图纸、算投资。他住处的橘色小灯，常年亮到凌晨一两点。很快，建渠工程被纳入县重点建设项目。

修水渠期间，何文英亲自监督，亲自蹲守，每天都步行几十公里去工地，顶风冒雪，翻山越岭。早晚尽量多饱吃饭，中午饿了，就拿酥油茶充饥，渴了，就喝溪沟里的冰水。为了不延误工期，他后来干脆把家搬到工地上，和工人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整日奔波在荒山野岭、田间地头。农业开发区的每一座山岭，每一片牧区，每一块田地，都烙下了他深深的脚印。

为找项目资金，何文英经常跑山南地区。去一趟山南，得翻过两座高海拔的山峰，达拉山就是其一。每往返一次，高原反应总会持续好几天，他就总把氧气袋背上。面对恶劣的野外条件，何文英始终默默用“老西藏精神”激励和鞭策自己，“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这些话，成了他的座右铭。妻子李丽容来到西藏探亲，见丈夫不仅黑了，还瘦了一大圈，心疼得直掉眼泪。他刚到时住过院，可她一点也不知道!何文英每次给她打电话，总说:“我在这一切都好!”他不想父母和妻子为他担忧。他常对妻子说:“你看，千百年来，藏族同胞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你看那些雄鹰，风雪再大也折不断它们的翅膀。”

渠里哗哗流来的清水，终于为农业综合开发区带来了丰收。这振奋人心的累累硕果，给当地农牧民带来了无尽的喜悦。

那天，西藏自治区农业综合开发工作现场会在隆子县召开，何文英具体负责实施的隆子河流域农业开发工程被评为全区第一名。隆子县成为代表自治区迎接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对西藏农业综合开发工作全面验收的典型。那日,《西藏日报》《湖南日报》同时报道:项目区已基本建成了“田成方、林成网、渠相通、路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高产稳产粮田和优质的林草场，增强和提高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每次到基层调研，何文英都会去看望慰问贫困农牧民，并时常用自己的工资为他们购买衣服鞋袜。每次临走时，还总把自己平时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塞到贫困

牧民手中。何文英出生在贫寒农家，当年，父母节衣缩食含辛茹苦供他完成学业，他深知贫困群众生活的艰辛和不易，在藏工作期间，他每月除给家里的老人、妻儿寄钱外，始终坚持资助当地一名贫困大学生。

不久，何文英由县农发办副主任提拔为主任，成为湖南湖北第二批援藏干部中唯一在藏直接提拔使用的干部。不久，隆子县自行规划设计的农发项目规划一次性在西藏自治区通过评审。完全由本县力量自行设计，这是整个西藏十三个开发区中的唯一，被自治区高度评价。

当何文英遇难的噩耗传来时，热荣乡两户也曾受到何文英接济的贫困牧民禁不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他是好人，他是一个多么温暖又多么有干劲的年轻人……”

何文英的骨灰运回家乡时，多病的妻子李丽容哭得肝肠寸断，年迈蹒跚的父母整个身子都在战栗和颤抖。三岁的女儿抚摸着 he 含笑的遗像:“爸爸，爸爸，我想你爸爸……”

家乡的亲友们、同事们，都忍不住掩面放声恸哭。

在西藏，人民为何文英建了衣冠冢。他的遗体运往火葬地点时，山南地区万人空巷，平日行人稀少的街头，挤满了藏族汉群众，延绵数里含泪送行。农牧民争着将一条条洁白的哈达覆盖在他的遗体上，藏族干部拉出巨幅标语:“何文英永远活在藏族人民心里。”人民用最隆重的仪式，追悼着这位洞庭湖的儿子。

清理何文英遗物，并没有几块钱，也没有多少物。最打眼的，是五本日记。每一天都密密麻麻地写着文字，不是记着他随县委书记去农牧民家，就是记着他随副县长去查看水利建设工程，更多的，记录的是农牧工程质量系数，对农业开发工作的思考……

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写着他出差前的最后一篇日记:“上午，与卜、沈二位测算支斗渠工程。要思考:奴卡水渠需要多少土方、砌石、钢筋;热荣布和当巴水渠如何推进建设。……”

第二天，他带着满脑袋的这些数据，赴拉萨向上级汇报，争取项目支持。而这一去，他竟用毕生的热血，将自己永远地浇筑在了雪域之中。

西藏自治区党委追认何文英为“优秀共产党员”。

《人民日报》第十二版全版发长文，报道何文英事迹。各报纸、媒体纷纷报道何文英在西藏的光荣事迹。

此后，每年清明，湖南援藏工作队常德组都会去何文英的衣冠冢前扫墓。隆子县的干部群众、学生也都自发来到墓前缅怀何文英。深深地，深深地向这位勤劳、朴素、担当的好干部，致敬，鞠躬。

他们总是含泪说:“总觉得你还活着。”泪眼婆娑中，大家都仿佛看到，一个匆忙的身影，还在雪域高原奔波。

最近的某天上午，我接到来自深圳坂田一个电话。也正是因为这个电话，令我有了一段光怪陆离的奇遇。

电话是我一个多年前的学生纯淑打来的。她告诉我，她和她老公徐构就职的一个神秘高科技公司制造了一款超级神秘的产品，现正在启动试用。我问是什么产品，她说老师你来就知道了，保证让你不虚此行。

正逢暑假，抱着巨大的好奇心，我当日下午即乘班机赶到了深圳坂田。

徐构的公司就设在华为一个附属机构迁走后空出的一座六层楼的房舍里，后面一座石头山，山脚有一个类似防空洞的大铁门，两旁有保安值守。我们三人直接进了房舍二楼，由徐构担任常务副主任的量子超维实验室。

一进实验室前台，我迫不及待地问小徐:什么情况?小徐说，老师，是这样的。最近我们开发了一款叫做“无界”的黑科技装置——量子超维逆光机，可以实现科幻小说写的“瞬移穿越”，让你回到过去，或穿越到未来。我说，别扯了，有这回事吧?他说，老师，真的，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真的，为什么选中您了?因为我老婆作为你的学生，喜欢你你发在朋友圈的微信，尤其是你的“飞眼看世界”观点新颖，她特别喜欢读。这不，就把老师您请来了。我说，好啊，我想逆时光穿回到一九六三年，回头看看八九岁的我自己。

我想，六十多岁的我，在逆时空和一个九岁的另一个“我”相遇，这种“回乡探亲”太太太奇妙了……

我们是第二天早上九点二十分准时进入量子超维逆光机房里的。只听“咔嚓”一声，我们一下子坠入到闪烁着星光的夜空中，三十秒后，我们在身体轻微失重中进入到一个黑洞，耳机里传来一阵徐缓的音乐，让我们集体进入催眠状态……

无人机里顶灯大亮，人工语音提示:“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此刻已回到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二日，请大家确认时间。”我一看手机，果然没有任何移动通信信号。

徐构说:老师，不用担心，我们通过加速光子，获得逆光子动量，直接切入到超维时空，与科幻小说和神话小说描写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只需要一两个小时就回，而且，本次的穿越只能是“半穿越”。

幸好今天是晴天，总师将无人机慢慢调到低空，借助护目镜的高倍放大，我的老家麦地坪一切万物尽收眼底。

镜头渐渐切换，聚焦到我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小山村的全景。麦地坪白族村寨二连四合院，醒目有点残破的槽门，门前的河道还没有改道，偶尔有几个老人在地里劳作。

看到村子的旧貌，我有一种泪奔的强烈激动。我那个小村子绝大多数人都是传承于同一个老祖宗，所以邻里之间是真正具有血缘关系的堂叔伯兄弟，还有养育我长大的最亲的亲人我的爷爷奶奶。几十年过去，我的爷爷奶奶和多数长辈都已长眠于地下。而今天，他们又将“复活”在我的眼前，我又将重温他们鲜活的音容笑貌，看到他们的全息影像，心里十分期待。

没想到，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一条狗，瘦瘦的，麻黄色，我太熟悉这条狗了，它叫“麻宝儿”。这条狗全凭村子里小孩们给它东丢一口西丢一口蹭吃蹭喝养大的。

爷爷玩了一个『穿越』(小说)

□钟飞(白族)

它还是个花心大萝卜，村子邻近的母狗，都被它发展为“相好”了。后来它成为“六月六”节日的大餐。

我的最大的注意力一切为了锁定我自己——九岁的我。我想，“我”这时应该光着身子与伙伴们在两棵烟杆子树下的河潭里洗澡，潭里有几个小孩在戏水，没有看到“我”。听到河岸上草树下两个小孩在打架，一个小孩被另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压在身下，下面小一点的在拼命挣扎，但始终被死死地摁在下面。我突然想起来了，那压在下面不断挣扎的就是“本尊”，压在我上面的是讨厌的定国，他是我远房小叔，他本身也比较会打架。记得那一架打得十分惨烈，两人从岸上打到水里，再从水里打到岸上。总之，我被打败了。打架后，我马上给他父亲告了状，他父亲我叫“二公”的，是一个为人非常厚道的老实人。事后，定国被他老子狠狠地“收拾”了一次，打得他喊爹叫娘的。

但时间所剩不多了，等不起了。我要将剩下的有限时间，见见我离世几十年的爷爷 奶奶，因此，我央求 美女总师将无人机悬停在我的老祖屋上的低空，只要爷爷奶奶走出户外，我就可以看到他们。

当护目镜头切换到位的一瞬间，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企望他们能 有幸出现在我的眼前。突然，镜头搜寻到楼下一个黑色背影，亦真亦幻，大定格。那就是我的当时六十出头的爷爷，他正在背着身伺弄一串晒出的烟叶，我激动地大叫一声:“爷爷!”似乎爷爷回了一下头。看清了，眉慈善目，白须飘飘，确实是我的爷爷，就是那个给了我精心呵护小时候让我坐在他肩上的 爷爷啊。此时此刻，一九六三年六十三岁的我的爷爷，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现在已经六十五岁的孙子会依凭超维时空“穿越”回来看他!错位玄幻的时空对接，碰 撞出永恒而凝眸的一瞬，黄金般璀璨。

随着回程时间地逼近，护目镜的全息影像最终定格于虚空中，接着是一格格不同年代的画面快速掠过，画面颜色由瓦蓝到橙黄，直至恢复到原色。我知道，随着我们在超维通道的往返过程的展开，不同年代的时空景物通过全息整合，为我们进行回顾性展示。随着机器时间显示跳动在“二零二零年八月”字样出来时的定格，一次奇特的旅行结束了。舱门打开，我们在徐缓的音乐声中离开实验室。

出了实验室，打开手机，仅仅两个多小时，短信提示，我有四个未接电话。

其中孙女小闹用她的“小天才”发来了一段清脆的语音:爷爷，你到哪里去了?奶奶打不通你的电话，好担心的。我回复说，爷爷玩了个“穿越”，回来再给你们讲个很有韵味的故事!

在欢送午餐宴上，我笑着问小徐，这次的经历可不可以让我提前来个“剧透”，发个微信“朋友圈”之类的呀?

徐构笑着说，没问题!请您来，就是看中你的朋友圈中有一堆很有意思的朋友，我和我老婆争取第一个给您点赞!

回家后，随手打开手机相册，想调出当时拍的照片发朋友圈。结果，我惊悚地发现，所有那一个多小时拍摄的图片全是空白，令我大失所望。看来，超维时空状态下的拍照，被一种“不明原因”消磁了。明天，我要打电话问问小徐。

父亲的扁担 (外一首)

□吕天文

闲着的时候，它站成一条直线
被父亲皲裂的双手磨得发光
即便藏匿于幽暗之处
仍折射出煜煜生辉

红叶点染秋韵
它落在父亲的肩上
翘成弯弯的月亮
扭住盛满谷粒的蔑筐
如同左右平衡的天秤
称出一年收成的重量

不要忽视它是一根被削扁的木头
它汇聚勤奋、耐劳、传承、刚毅于一身
它的存在
在那个千军万马搞建设的年代
担当起筑堤坝，修高楼的重任
以血肉之躯，民族脊梁
创造出奇迹般的神话

夕阳落入空旷的田野
灰暗中，我看见
曾经摩肩擦背的父亲
正佝偻着腰，走在通往愚公移山的路上

我的生命与一场雪有关

冬天来临，我的心思
跟着一场场的雪
打开记忆的闸门

五十年前，那个寒袭的日子
天气为下一场雪打了招呼

母亲在一丘油菜田里
将冰雹打翻的苗扶正
忽然，雪花纷纷飘洒
她的肚子撕裂般疼痛

雪慢慢覆盖头顶
她止步在一栋破落的茅草房
将一声婴儿的啼哭送入人寰

接开甘甜的乳汁，喂向襁褓中的我
夜晚，大雪像一床被子把山村封得严实

又像一双脚镣，羁绊着自由前行
父亲唠叨，抱怨老天爷使坏
为母亲买来滋补的鸡和蛋
喜乐中氤氲布满脸颊

萝卜替代鸡汤，床榻上
母亲弱不经风，用慈祥 and 微笑
托举起和谐的家，填平
父亲愁绪的沟壑

沧桑的岁月被无尘的雪浸染
一场场的，如时光的鞭子
抽去了我的青春，抽瘦了我的肉身，留下
浑浊的黄昏，而
我的内心世界因为与生命中最初的
那一场雪有缘，却
变得洁白、柔软、无私和空灵

我爱雪花，更爱母亲
雪花与我，我与母亲已成为
一条剪不断、扯不破的钢绳



舌尖上的桑植

□谢德才

走进桑植的天地，
美食如繁星般闪耀眼底。

上河溪的油豆腐，金黄璀璨，
像一群欢腾的小精灵在油锅里狂欢。
酥脆的外衣，藏着柔嫩的心，
咬一口，豆香就霸占了整个口舌。

芭茅溪的汤热闹非凡，
食材们欢快跳跃，绽放鲜香。
热气腾腾，像温暖的怀抱，
将疲惫与烦恼统统赶跑。

南岔的鱼在火上舞蹈，
滋滋作响，唱着欢快的歌谣。
鲜嫩的鱼肉，诱人的色泽，
是河流赋予的珍贵财宝。

龙潭坪的粽子，粽叶轻掀舞蹈，
裹着的不仅是岁月，还有传统荣耀。
红军故事在米间深藏，

每一口都是敬意的咀嚼。

柳杨溪的烤全羊，魅力难挡，
那金黄酥软，是烟火魔法。
品尝一口，仿佛骑上骏马，
草原的风，在心中自由闯荡。

上河溪的油豆腐若小金娃，
在餐桌前嘻嘻哈哈乐开花。
豆香飘呀飘，馋坏了邻家娃，
一口咬下，甜蜜在嘴巴里乱爬。

芭茅溪的汤呀热腾腾，
食材们像小精灵跳个不停。
鲜香的旋律，耳朵都要被叫醒，